

甬乡

下册

劫余录



方平 著

文人 军人 官人 繁华尽 家国破 镇山河

文人的风骨，学者的风范，
桐城村野的乡土风情
——字里行间，尽现桐城派文风！

锦绣流年里，他是吟风颂月的书生；山河变色，四起的烽烟里，他是毅然投笔从戎，弱冠系虏请长缨，不惧马革裹尸还的军人；乱世朝野，强权外辱的忧患岁月里，他是在险恶倾轧中周旋，力求清正廉明，镇守山河的官人！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ac.net.cn

啸乡

劫余录

下册

方
平
一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啸乡劫余录：全2册 / 方平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190-2637-0

I . ①啸… II . ①方…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060823号

啸乡劫余录：全2册

作 者：方 平

出 版 人：朱 庆

终 审 人：陈宝光

复 审 人：刘 旭

责任编辑：闫 洁 王 萌

责任校对：傅泉泽

封面设计：中尚图

责任印制：陈 晨

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电 话：010-85923043（咨询）85923000（编务）85923020（邮购）

传 真：010-85923000（总编室），010-85923020（发行部）

网 址：<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clap@clapnet.cn yanj@clapnet.cn

印 刷：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10×1000 1/16

字 数：630千字 印 张：36.5

版 次：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90-2637-0

定 价：68.00元（全2册）

版权所有 违法必究

目 录

49	禾黍离离盈废垒 莓苔处处布层阶	001
50	亲人面熟血泪热 棠棣花残庭树冷	006
51	桃花坞里显风雅 扬子江边遇放翁	014
52	宝儿续学师范 菩萨显灵汤沟	018
53	南浦魂销泪不干 何堪痴望立江旁	021
54	独有游人多感触 徘徊四顾自含凄	034
55	婚姻新法寡妇再嫁 怀恋旧家黑姑跳崖	051
56	从此幡然大觉悟 洗心革面学躬耕	055
57	忍气吞声频受辱 谁怜困顿老衰安	064
58	三径荒凉萦客梦 十年征戍恼人肠	073
59	今日看人能稼穡 方知误我是诗书	078
60	大水毁家卖姨妹 美女救人治白喉	084
61	县政府迁移枞阳镇 方孝慈结识李文征	091
62	大花布犹如唱戏 老画家好比疯魔	095
63	麦地沟里谈风月 普通话中办肃反	098
64	顿首二字难倒孝慈 文章一篇祸害五瘦	101
65	虎患消灭全凭老者 皇帝梦兴却有老农	105
66	苦中作乐农人谈诗 哭内藏奸痢痢求利	110
67	论组织瞎子算命 谈政治界限划清	115

68	吃螃蟹乐听奇联 防敌特误擒洞主	121
69	菜根细嚼常香永 胜似三餐酒肉鲜	125
70	肚内饥荒文人求财 老眼昏花窗前认父	129
71	教后生孝慈赞武穆 兴水利老妇作典型	133
72	取绰号社员野战 放卫星枞阳出名	137
73	三草医生立大志 生产队员过穷年	142
74	饥饿难忍先生忆生平 任务太重组长论形势	145
75	大闹无为老革命 悲悯百姓新秀才	148
76	孝子无奈出家 组长设法捉贼	151
77	一口稀饭树华老爹活命 两口棺材孝慈夫妻为难	155
78	恋父母麟儿悲选巴东 得生存明经大赞白菜	158
79	翻旧账社员批斗赵组长 昧良心邻人掺假卖米粳	160
80	黑狗暴肥费思索 野人岭上嘲奇歌	162
81	推广责任田省委冒险 观看当垆艳区长作诗	164
82	计划不周黄秀才受死 香肚再吃余眉卿思乡	166
83	奇文骂鬼蜮 妙手著文章	168
84	学工学农幼儿怕上学 灌水抗旱初识抽水机	170
85	一朝富裕流民涌入 三年相爱麟儿结婚	173
86	移鱼进塘孝慈谈教育 车水纠纷侠女逞英雄	176
87	儿子结婚孝慈精神爽 诈骗票据弄货脑子灵	179
88	驼子贪心孝慈受牵累 儿媳回家钱瑛送赤金	182
89	儿媳谈百姓如驴相似 老妇寻娇儿泪洒五溪	186
90	谈情说爱云岫论男女 寻亲帮友孝慈做红媒	189
91	野人隐居古楼岗 孝慈初访桃花源	191
92	剃头师傅守乡村故例 公社书记处邻里纠纷	194

93	工作组进驻乡村 臭文人偷吟酸曲	197
94	青年报国著奇文 水田收回归集体	200
95	效果显著四清全仗姚团长 养家糊口计划出自方孝慈	203
96	孝慈退休忧山秃 先富接岗斗丈人	207
97	非是求闻达 为病误天涯	209
98	学大庆钱瑛献计 学大寨社员挑堤	213
99	麟儿留心著文章 宝儿献艺救孕妇	216
100	忆苦思甜皆讲昏话 靠山吃山却有文章	218
101	再谨慎也难逃厄运 讲歪理却不断加官	221
102	一封信儿子再现 一鬼物树木获生	223
103	春联更换歌时代 青山峨峨教后生	226
104	余眉卿忽有新思考 包鹏程仍守旧文章	230
105	进深山小子拜鹏程 谈书法孝慈发怪论	235
106	钱瑛谈诗别有蹊径 宣武造句有望成才	239
107	青年乡村演列宁 老师县城扮牛鬼	243
108	和尚结婚麻五类 既惊又赏活埋庵	246
109	闹革命宣武放牛 巡大山孝慈护墓	249
110	点拨学生求出路 喜结良缘写春联	252
111	苍茫大地还有人问 穷居乡村仍有远亲	254
112	想成家方尧魁算命 救书记吴培文逞勇	257
113	慕名而来喜结文友 畅谈壮举皆因年轻	258
114	闹笑话于书记游江 借棺材九太太去世	261
115	悼二嫂钱瑛留诗 督侄儿宣武上学	264
116	血色烈士证 歌舞东方红	267
117	请示换请罪皆因像碎 咄咄变滴滴想念儿孙	269

118	老人穿新衣惹人羡慕 先生叹人生无限相思	272
119	余眉卿病中填词 方孝慈死得其所	274
120	述怀一诗教子女 唱曲一声叹书香	277
	后记	280
	后记2	282

49 禾黍离离盈废垒 莓苔处处布层阶

1951年，辛卯。

大年初一，和尚一早就打开庙门，待四野村庄的香客来庙里烧香，收些利物。过了一会儿，就有三三两两的香客来了，有捐钱的，有捐物的，求签的喊和尚解签、许愿的问和尚如何还愿，忙得和尚前后乱跑。趁着空档，和尚还要劝人多做好事、善事，惹得所有香客都说这个和尚好、老实。下午没事，和尚陪着孝慈在庙周围四处走走。

庙西一里许，有一古炮台，相传曾国藩与长毛大战时留下，巨石垒成的基座雄踞江边，石缝里长出的小草、灌木遮住了基座，周围都是农田，不到近处就不能发现。孝慈立在炮台上，朝江面看去，顿觉此处炮台位置关键，控制着前方一带江面。可惜年代久远，无人顾及了。看了半天，两人接着又向西步行一里许，爬到一块刻有昭明太子钓鱼处的大江石上追寻昭明太子的遗迹。孝慈对和尚说：“太子矶与昭明太子有关，昭明太子爱在此处钓鱼，昭明太子还著有一书，叫《文心雕龙》，影响几朝人。此处应有一楼，叫文选楼，可惜不知遗迹所在了。”余和尚说：“我看此处平常，不想还有那么多的故事！”

晚上无事，坐在香油灯下，就古炮台事写诗一首：

太子矶西古炮台，岿然雄峙皖江隈。
屏藩吴楚称形胜，运季沧桑化劫灰。
禾黍离离盈废垒，莓苔处处布层阶。
剧怜细柳营门道，让与渔樵互往来。

写好此首，感觉不能尽兴，遂就太子矶故事又写了一首：

扬子江心文选楼，俨如砥柱峙中流。
儒林今已无萧统，浊世谁能荐马周。
富贵六朝同一梦，功名几个有千秋。

欲将历代兴亡事，细问矶边旧石头。

将这两首诗写好以后，孝慈又用心揣摩了一会儿，感到有点疲倦，就一口气把灯吹灭了，倒在床上，睡了过去。

正月还未过完，人民政府要将镇反运动引向深入，下令城乡继续排查漏网的地主、恶霸、匪特，登记在案的人员要将功补过，检举揭发他人。乡下那么几个去年没死的地主、吃过国民党饭的人日子又变得艰难起来。因有镇压任务，各乡迫于完成任务指标，许多罪不该死者都被凑数镇压。程望年这贼上次逃过一劫，这次又被网在其中，拟候枪决。这贼连忙举报说：“五里拐有方家弟兄二人逃亡在外，我与他们过去交往较多，如能放我出去，我探得消息，定把这二人交给政府！”区政府就把这贼放了，下令这贼不得逃跑，每天必须向本村民兵报告。这贼三天两头就来到九太太处，探听孝严的消息，说自己在家里早晚要被枪毙，想和二老爷一道逃亡。不想九太太机警，回答说：“去年就死了，坟在何处，都不知道！”这贼不信，暗中观察方家动静。

一年多来，孝严先到八斗湖，在余占鳌处待了半年，帮助余家做些农活，日子还算安稳，等到去年十月，上面下发了“双十指示”，大渡口一带积极组织民兵抓捕反革命分子，对异乡流动人员尤其要加强盘查，余占鳌害怕孝严遇到不测，协助孝严逃难。

孝严先到望江，在华阳、雷池两镇躲了一阵子，再到宿松坝头住了月余，然都不能久留，危机时候，装过聋哑人要饭，后又漂流到东至香隅，在此遇见故旧义津桥回民马大夫的侄儿马广昭。新中国成立后，马广昭离开义津到此行医，并将女儿嫁给当地民兵连长的兄弟，故能在此安身。

初见到孝严时，恰孝严生病寻医，在马大夫诊所里，两人巧遇。马大夫大惊，问：“二先生怎的也到这里来了？”孝严忙举手示意，回答说：“头痛脑热，可能是伤风感冒，求医生开点药。”马大夫把孝严带到诊室里，一边看病一边聊天。得知孝严走投无路、四处流浪之时，马大夫说：“二先生，你就不要走了，就在我店里帮忙，我女婿大哥是当地民兵连长，我就说你是我家的亲戚。”孝严遂留在香隅，至此才得日饱三餐。

正月初三，马广昭回到义津拜年，在马大夫诊所与一熟人聊天，谈起时事，说本土的一些乡绅或死或逃的状况，提到孝严如何落难、被自己收留一事。不想程望

年老婆正来看病，听了回去。程望年这贼急忙向民兵报告。初四一早，民兵三人和程望年就动身赶往香禺。初五中午，一行四人来到香禺，向香禺区政府递交了公文，区政府就通知马广昭女婿的大哥带人协助捉人。这家大哥闻讯大惊，忙派人到马家报讯，要孝严快跑。马大夫的夫人把家里仅有的十万元钱揣到孝严的衣兜里，拽着孝严说：“二先生，快跑吧。”孝严慌乱，掉头就跑，朝西奔去。约跑了三四里，寻得一块荒无人烟之处藏了起来，晚上趁着黑夜，向彭泽马当撞去。

程望年一行赶到马大夫家里，马夫人说：“这人逃荒要饭，我可怜他，让他在家帮忙了几天，不想这人既懒又馋，年前就把他赶走了！”这帮人不信，在马大夫家前前后后搜了一遍，一无所获，悻悻而回。在路上，同来的民兵把程望年痛打了一顿。

孝严在马当流浪一天，四顾无亲，觉得不是办法，遂赴江边，寻得一只渔船，谎称家有急事，需趁船东下。渔人老实，同意孝严上船。一路捕鱼撒网，正好顺流而下。次日下午，在大渡口附近上岸，步行半里，看那渔船走了，人就躲进丛林。直到暮色将近、飞鸟投林之时，才匆匆赶到余占鳌家。余占鳌惊喜，忙问：“二哥这半年来都去了哪里？可把我一家人都急坏了！”看到孝严瘦黑，又说：“二哥受苦了！”接过孝严身上的包裹，丢在凳子上，把孝严扶到桌边坐下，孝严才喘口气说：“不苦、不苦，难得人生有此机遇能跑了这么多的地方！”说罢笑了笑，对余占鳌说：“表爷给泡杯茶，走了半天，口渴得厉害。”余占鳌忙去泡茶。

三个儿子都在家里，只有小的没有娶亲，一家人都围在桌子旁，听孝严说话。孝严就将一路见闻，捡新奇的说，一帮孩子听得如痴如醉，如同孝严在外旅游回来一样。余占鳌老妻端着一大碗鱼面出来，放到孝严面前，说：“二哥吃饭吧，孩子们别烦了！”听到娘的话，儿子、媳妇就到厨房，一人盛了一碗，或坐或靠，把那面条吸得山响。

晚上孝严与余占鳌倒头睡在一床，深谈了半夜。余占鳌老实本分，就是担心孝严今后的出路。孝严说：“这样的环境，还谈什么出路，我年岁也大了，能躲一天就是一天，就是身上没钱，处处畏首畏尾。”余占鳌长叹。

在余占鳌家住了几天，又有民兵上门盘查，孝严安身不牢，只好再次逃亡。临行之前，余占鳌老妻烙了五块大饼，又蒸了两条干鱼和一块腊肉，用荷叶包了，让孝严带在路上吃。余占鳌拿出两万元，一把放进孝严的口袋，说：“二哥，别拉扯了，路上零用。”孝严没有客套，说了：“大恩无以回报，日后如有机会，再来上门报答。”

余占鳌送到江堤，直到孝严的身影在远处消失之后方才回去。

走了一天，步行八十余里，天快黑时，来到梅陇境内，在一小山坳里，发现一户人家，低矮的茅屋飘着炊烟，孝严决定上门央求借宿一晚。来到那户人家门前，发现家中只有一个五旬上下的妇人和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孝严说：“老嫂子，我从彭泽过来，要到大通去，今天赶不到了，想在你家借宿一夜，求你给个方便。”那妇人把孝严上下打量了一下，看孝严是个干瘦的老人，身上衣服虽很破旧，言语还有层次，应该不是个歹人，便说：“不是不给客人方便，只是家里没有男人，怎好留你在家。”孝严无言，转身要走，那妇人说：“天已黑了，你不嫌弃，可在我屋檐下住一夜，也比在野外露天强。”孝严觉得也对，就对那妇人说：“好，谢谢大嫂了！”那妇人指着门前的一堆稻草说：“客人，你去抱堆草来，铺在地上，我去抱床被子给你。”说罢就进去抱了床被子出来，等孝严把稻草铺好了，就把被子铺上，对孝严说：“将就一晚，比在外露天好。”孝严说：“打扰了，给你添了麻烦，可有什么事，我给你做一点儿。”那妇人说：“也好，客人给我挑两担水来，家里吃水只靠我用桶去拎。”孝严就进门寻了扁担、水桶，在屋旁的水塘里挑了两担水，倒进水缸里。那妇人让孝严坐在桌子旁，盛了一碗稀饭，让孝严吃。孝严问：“大嫂，家里的大哥呢？”那妇人冷冷地说：“作恶太多，和儿子一起被枪崩了！媳妇跑了，丢个孙子害我。”孝严安慰说：“大嫂别难过，世道如此，不是你一家，孩子还要尽心抚养，有人就有希望！”那妇人说：“当年做保长，抓壮丁，我打过多少次的短，叫他辞了不干，不听我的话，一解放，就被镇压，儿子不服，要报仇，被人举报，父子一道被人枪毙了。”说罢泪如雨下。孝严心里难受，想想自己境况也是如此，日夜逃亡，何时是个尽头，宽慰那妇人说：“大嫂，事情并非像你说的那样，我也当过保长，也是听家里人的话，歇了几年没当，今天还不是在外逃命，弄得我家难回。只能说大势如此，命中该有此一劫。”那妇人惊奇，询问了孝严的一些情况，同有天涯沦落之感。

掌灯时分，孝严出门在屋檐下躺下，思前想后，睡不着。直到半夜，正要朦朦胧胧入睡时候，天突然下起大雨来，打得树叶啪啪地响。孝严只好坐起来，裹着被子，靠着墙，在那假寐。屋内那妇人点亮灯，起来开门，让孝严进来躲雨。孝严担心雨水溅湿被子不好交代，就起来把那稻草和被子一把抱起，进门放在堂厅的一角落里，人就顺势依墙躺下。那妇人关好门，熄了灯，进里面房间去了。

过了一会儿，孝严就感觉有人过来，掀开被子，靠孝严身旁躺下，孝严伸手一摸，

光滑滑的，就知是那妇人。孝严轻声说：“不能这样。”那妇人不作声，将孝严的裤子一把褪下，叉开两腿，就坐在了孝严的身上。完事过后，那妇人依旧回到里屋，和孙子睡去了！

孝严觉得亏心，天刚透点亮光，就起来把被子叠好，把稻草重新抱到屋檐下面，将堂厅扫了一遍，捡起包裹，也不与那妇人招呼，带上门，向大通赶去。

此一奇遇，孝严曾向孝慈说起，孝慈不信，并作诗讥之。诗曰：

妖魅无端入梦中，恍同警幻导怡红。

谁能觉悟生都灭，我亦深知色是空。

难知淫魔侵舍利，哪来神女恋衰翁。

需挥慧剑除烦恼，莫使缠虚一匱功。

50 亲人面熟血泪热 棠棣花残庭树冷

来到大通，孝严见到大嫂周四姐。两个侄子都长大了，大的在江堤上做会计，小的在店里帮娘经营。在四姐处，孝严得知孝慈也逃亡在外，内心无限凄凉，深感有家难回，也不知妻儿状况，春耕时节，如何耙田插秧？又回顾自己一生，不过是为了生计在旧政权里混了个差事，竟有如此劫难。看看四姐母子，日子过得也很艰难。遂与四姐商议今后去向。恰四姐大儿子谈一对象，亲家是村里的一个文书，四姐把亲家请来，说孝严是 본家叔伯，早年战乱流亡在外，现年老回乡，生活无着，请亲家开个证明，好让他在附近能给人打工糊嘴。那亲家二话没说，回家就开了个证明，除年龄真实外，姓名、籍贯都是假的，方孝严被改成周孝廉。

有了证明之后，孝严就置办了一个卖零担子，在四姐店里发些货，挑到四野乡村去卖，换些乌龟板子、鳖壳，再去卖掉，赚些差价。搞了几月，身上有点零钱，在和悦洲沈家店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每天早出晚归，行踪不定，少有人查，生活逐渐安定下来。

五月，孝慈随周家母舅返回大通，在周四姐店里，得知孝严住在和悦洲，就恨不能马上飞过去，被周四姐劝停，周四姐说：“去早了无益，二哥不在家里，只有等到傍晚。”好不容易等到天黑，孝慈乘条小船赶到和悦洲，步行两余里土路，找到沈家店。孝严刚刚回来正在洗脸，忽听门外一声喊：“二哥！”孝严回头，见孝慈就立在门口，大喜，走上前，一把将孝慈拽进门，问：“你怎么来了？”孝慈没来得及回答，把孝严紧紧抱住，眼里滚出两行热泪，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待情绪稍稍稳定，弟兄俩才在床边坐下。孝慈见屋内陈设简单，一间房子一张床，一只煤炉上架只小铁锅，门后堆着一堆破铜烂铁和些骨头、鳖壳之类。孝严说：“你等一会儿，我到店里借副碗筷，有话等吃了饭再说。”

孝严到隔壁店里买了烟酒、咸肉，又向店家借了一副碗筷拿进门里，把烟递给孝慈，请孝慈抽烟，自己生火做饭。孝慈看到孝严又黑又瘦，已完全是个干瘪的老头，心中无限悲凉，就问孝严离家一年多来逃亡情况。孝严仿佛在诉说别人的故事一样，从离家开始到在和悦洲定居为止，娓娓道来，客观而且条理。孝慈感到孝严变了，

感到孝严对于人生异常超脱，既能出世成仙又能入世为人。出世时像空中明月纤尘不染，入世时如蚂蚁来往奔波。谈到孝慈的状况时，孝慈则悲观、伤感，被孝严说了一顿。孝严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如都因此悲观厌世，哪来人类繁衍，家族传承？故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好好地活着。苦难也是一种人生，不幸被我们遇着，我们的选择就只有与困难来抗争了！世易时移，说不定将来还有变化。”

饭菜熟后，孝严倒了两杯酒，对孝慈说：“我不能喝酒，今晚在这里陪你喝点，想不到我俩能在这里见面！”

吃罢晚饭，天已完全黑了，兄弟二人洗了把脸，就上了床，灯也不点，二人各靠一头坐着，谈了一夜。

次日天还未亮，弟兄二人同时出门，孝严把孝慈送到江边时，生怕孝慈刚强易折，叮嘱良久，要孝慈学会坚忍，直到孝慈上了对岸，孝严方才含泪而回。

至孝慈走后，孝严就想到家里的妻子、儿子，苦于音信不通，思念不过，索性回去看看。一把锁将住处锁了，过江来到王家套，再从王家套赶到蓑衣岭。蓑衣岭距离屋脊山还有五里的山路，此时天已黑了，山林里虫子、小鸟乱叫，间杂几声狼嚎，更为恐怖的是野兔忽地从孝严脚下一下窜过，让孝严一次次心惊肉跳。为防意外，孝严在路边找了一根枯木拿在手里，既作拐杖，又来防身。磕磕碰碰，赶到屋脊山里黑姑住处时，山村里的人已准备睡觉了。

黑姑一家人见到孝严深夜赶来，大喜，黑姑眼泪直滚，拉着孝严的手，泣不成声，被孝严打断了，孝严说：“人不是好好的嘛？哭什么呢？”孩子宣武已能走路了，不认识孝严，站在一旁看着，黑姑拉着宣武，对宣武说：“伢，快喊爷，这是你爷！”宣武死活不喊，孝严说：“时间久了，孩子不认识，别难为孩子。”黑姑的父亲还在，七十多岁的老人，身体还好，脑袋后面还保留着前清的一条长长的辫子，装了一袋黄烟，递过来，让孝严抽，对孝严说：“姑爷，这两年来你都去了哪里，我们一家人都为你担心！”黑姑的娘端来一碗热水，放在孝严面前，对孝严说：“姑爷，先歇歇，喝点水，话不急着想。”又掉过头来，骂那老头道：“还不到厨房去，姑爷肚子还饿着呢！”黑姑的父亲就笑咪咪地到厨房去了，剩下黑姑娘俩陪孝严坐着。

隔壁的哥哥嫂子听说孝严回来了，赶紧过来探望。孝严在包里拿出一包纸烟，递给舅子，说：“我不在的时候，黑姑娘俩多靠哥哥、嫂子的照顾，给哥哥、嫂子添了不少麻烦！”那嫂子说：“姑爷，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看到你回来，我们就高兴，

只要你在外面安全就好！”

当下吃了晚饭，孝严和丈人一家聊了一会儿，洗漱一番，睡了。

次日起来，也不出门，在丈人家里打听家乡的一些情况。反馈的情况都是不好，特别是山外一些地方，枪毙的、坐牢的、被押着游行批斗的，闹得热火朝天。乡村正在开展互助组运动，各村派驻工作组，发动农民加入互助组，山里不久也要进驻工作组了。

孝慈感到此地不能久留，老家那里是回不去了，丢下一封信，拜托黑姑交给九太太，第三天一早，饭也不吃，就准备动身。岳父、岳母死留，哥哥嫂子也过来劝多住些日子。孝严怕牵连丈人一家，坚持要走。岳母赶紧煮了十个鸡蛋，用荷叶包了，让孝严带在路上吃。

临出门时，孝严扑通地一声跪下，对岳父岳母磕了三个响头，说：“他日若能躲过此劫，再回来报答两老的恩情！”站起来，抱起宣武，亲了两下，叹息说：“受我牵累，我儿今后要受苦了！”

出门时，一家老小把孝严送出来，因怕被人看见，不敢送远。看到黑姑两眼满含泪水，孝严心如刀绞，不敢再看亲人，唯一选择，还是狠心走吧！

山上柴多，黑姑的哥哥每天都挑柴到义津街去卖，趁此顺便，黑姑把孝严写的信托哥哥带给九太太。

且说九太太在家，虽然借口生病免去了送通知、挨批斗的苦事，但为了糊口，田里的活还得去做。例如插秧、割稻等，还得亲自下田，请人帮忙，主要是做些挑稻、犁田等力气活。今年四月，在秧田里拔秧时，受污水浸泡，得了皮炎，左腿先是肿痛，不能下地，后请地方上的郎中来看，敷了一个多月的草药，腿不痛了，但仍然肿着，小腿如同象腿一般大小。好歹能够下地走动了，生活可以自理。自收到孝严来信之后，知道孝严没死，还在和悦洲做了卖零的生意，就想着孝严，要到和悦洲去和孝严住在一起。

到了八月，九太太将家里的稻谷卖了两担，凑够路费，想赶在中秋节之前抵达和悦洲。雇了友根、友发弟兄两人抬着，送到汤沟，付了脚钱，让友根、友发回去了，自己再乘小船过江，赶到了和悦洲，和孝严住在一起。

十五那天早上，九太太对孝严说：“今天是中秋节，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歇一天。”孝严谨慎，又考虑到养家，想挣点钱，没听九太太的话，说今天是中秋节，一般人家都要杀鸡杀鸭，鸡毛、鸭毛多得很，正好收回来。九太太就没坚持，看着

孝严挑着卖零的担子走了。

下午未时，罗庄的程望年带着两人突然闯进门来，对九太太说：“方孝严呢？这两位同志是县公安大队的，要找方孝严问话！”九太太大惊，如同晴天霹雳一般，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缓过神后，九太太就对程望年破口大骂，历数某年某月，程望年做了某事，是我家孝严出面帮忙了事，又是某年某月，我家孝严又为你出面做了某事，如今恩将仇报，带人来捉我家的孝严，你也不会得到好报。骂得程望年这贼哑口无言。

然孝严傍晚必将回来，这该如何是好？九太太心里焦躁，边骂边朝窗户外偷看。那两公安坐在屋里抽烟、聊天，也不管九太太如何生气，仿佛屋中无人似的。独程望年这贼，蹲在门旁，听九太太的骂。

太阳快要下山之时，九太太从窗户里看到孝严挑着担子一仰一伏地走来，赶紧舀了瓢冷水，把脸擦了一把，端起脸盆，走到门外，对着孝严，把水一把一把地朝外洒。孝严看到九太太举止反常，歇下担子，正要说话，就见门里突然蹿出三人，九太太大喊：“快跑，他们来抓你！”孝严吓得扭头就跑，那两名公安在后面死追。终因孝严年老体差，跑了两里多远，被那两名公安追上，被条绳子绑了推回住处。附近邻居过来看，被两名公安劝散了。

次日一早，孝严夫妻两人被押上了船，在汤沟找了一辆驴车，把孝严夫妻拉到县里关了。

原来友根、友发送九太太回来时，被程望年这贼探得信息，逼问友根、友发两人，非要说出九太太去向不可，友根、友发无奈，就说出了九太太的行踪。这贼探得准信之后，立马跑到区里举报，区里派了两名公安，随程望年一道到和悦洲来捕捉孝严。

八月十八一早，孝严夫妻和一帮人被捆着推上一辆卡车，直望古楼岗开去。看那古楼岗在前面隐约时，孝严心中明白了，对九太太说：“我命完了，不幸把你也带上了！”九太太说：“是我把你祸害了，不来找你，或许你就没事！”

爬上古楼岗，就见岗上站满了四野百姓，靠南的主席台后面，拉了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坚决镇压反革命。车上的人个个魂不守舍，有哭的、有嚎的、有操爹骂娘的，乱成一团。这群反革命，被分做两拨，孝严那拨共有十八人，跪在北面；九太太这拨共有十五人靠近主席台，向北站着。

九太太头昏，摇摇欲倒，分不清周围情形，只是看着孝严哭。耳后似乎听到先

是有人讲话，后是代表发言，接着就听到有人大喊：“这次大会的最后一个任务就是——镇压反革命！”

随即就看到一群人涌到孝严那拨人前面，遮住了九太太的视线。再接着一阵枪响，人群如潮水般向后一退，散开了，就见孝严那拨人个个倒在了地上，有的头上还在冒血。

孝严死了！九太太大嚎一声，倒地昏了过去。

等九太太醒来，人群早已散了，身上的绳子也被人解了。岗上留下的人都是那些死者的亲戚、朋友，在那里一边哭，一边处理后事。钱瑛、宝儿、何家大嫂、小老板的老婆等围在自己的身边。就听到小老板的老婆说：“醒了、醒了，二嫂醒了！”见到众人后，九太太又是一阵大哭，嘴里只重复一句话：“是我害死了孝严！”

钱瑛听说八月十八要在古楼岗枪毙人，孝严也在名单之中，心中悲痛，找了大方庄的树华老爹、施园冲的吴福昌表爷帮忙，选了一副门板准备抬人，和大嫂何氏、宝儿及小老板的老婆，一行数人，早早来到岗下等候。当孝严一帮反革命头戴白纸糊的高帽被推到岗上时，钱瑛内心无比的悲痛。在岗上开批斗大会时，孝严看到了钱瑛四人，对着钱瑛四人点了点头，想笑一下，却没笑出来，随即滚出两颗泪珠，把头低下了，再没抬起来。

钱瑛、何氏在安慰九太太，树华老爹和福昌表爷默默把孝严抬到门板上，两头用绳子拴好，拿起木杆，穿在绳子里，把孝严抬起，等九太太一起走。

九太太站起来，对树华老爹说：“走吧。”树华老爹和福昌表爷抬着孝严在前面走，大嫂何氏搀扶着九太太走在中间，钱瑛最后。当钱瑛离开时，看到有一少妇带着一个小儿还趴在一具死尸上哭，旁边没有一个人帮忙。

回到五里拐时，太阳已经偏西了。树华老爹和福昌表爷吃了点饭，又赶着到义津街上买了一副棺材，抬了回来。九太太此时已没了主见，家里大小事全是钱瑛一人在张罗。晚上夜黑，钱瑛和宝儿打着灯笼到左右邻居家找人，请他们明早过来帮忙，好把孝严送上山。次日一早，众人过来，把孝严收殓入棺，抬上山，埋了。直到十月初八那天，周家母舅从四姐那里回到船上时，孝慈才知道二哥死了。

母舅话刚讲出，孝慈如同雷轰了一般，两眼一黑，差点栽倒在江里，幸被周家母舅一把拉住，才跌倒在船板上，接着就是号啕大哭，哭得累了，就靠着船舱发愣。昏昏沉沉，一天就过去了。晚上睡不着，孝严就坐在岸边草地上，看天上那轮明月，脑子如同过电影一样，想着孝严的一幕又一幕，又折回到船内，借着煤油灯，作长